禹貢古今合註

禹貢古今合註卷之五

雲間夏允彝講　鹿城門人李開鄴較

九州攸同四隩旣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旣陂四海會同

堯遭洪水道路阻絕今水土旣治天下大同故總叙之所攸同者何四海之隩咸奠居矣九州之山刊槎其木旅祭之矣九州之山滌除泉源九州之澤已皆陂障無決溢矣四海之水靡不會同而有所歸矣州注也郡國所注

仰。又疇也。疇其土而生之。又長城者爲州。州之言殊也。合同類異其界也。天有九道。地有九州。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人皇氏依山川土地之勢。財度爲九州。人皇居中州以制八輔。顓頊至禹。皆爲九州。舜以冀州廣大。分爲并州幽州。分青州爲營州。至禹復爲九州。商之九州。則冀、幽、營、兖、徐、揚、荆、豫、雍也。周之九州。揚、荆、豫、青、兖、雍、幽、冀、并也。漢承秦制。分天下爲郡國。而復以十三州統之。改雍曰凉。梁曰益。增交阯爲

交州、晉分爲十九州、自晉以後、爲州彌多、所統彌狹、離析磔裂、禹制不可復問、唐分天下爲十道、後爲十五道、宋爲十五路、已又增三路、又爲二十三路、國朝爲兩直隸十三省、而州名并亡、禹州之與舜異者、禹主于治水、幽并營皆北方曠莫之地、罹水患少、故幽并統于冀、營統于青時、四夷來王、封域極廣、肇十有二州、後有作者不可及矣、周時大約與禹同、但淮與大野、在禹貢徐州之川澤、而職方青州之川淮泗、兖州之

澤大野是以徐而入青兗矣華陽璆鐵砮磬在禹貢爲梁州之山與貢也而職方豫州之山華雍州之利玉石是以梁而入雍豫矣禹貢豫州曰被孟諸而職方以望諸隸青是青之入豫也禹貢青州曰鹽絺海物而職方兗州曰其利蒲魚是兗之入青也葢周以禹之冀州分而爲三以禹之八州合而爲六省去徐州者葢洪水之害淮河爲大禹于其下流施功爲多故建徐州周時碣石淪于海正東之地不及于虞故有青

兗則雖革徐而東方地不爲有餘也并梁于雍者以雍爲王畿居中制外梁爲雍阻固故合之以爲王畿形勝也益州始於人皇州統縣縣統郡始于周郡統縣始于秦州統郡郡統縣始于漢割據之世置州乃多至隋而州郡相等唐乃混州郡爲一宋始有府猶與州並置不相統其在于今府始大而州益小益與縣等矣古者之制八家爲隣三隣爲朋三朋爲里五里爲邑十邑爲都十都爲師州十有二師益州凡四十三

萬二千家。禹平水土九州之地。凡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十四頃。定墾者九百二十萬八千二十四頃。不墾者千五百萬二千頃。民口千三百三十三萬三千九百二十三人。其土宜風俗之異者、青徐角羽集。寬舒遲。人聲緩。其泉醎以酸。荆揚角徵會。氣漂輕。人聲急。其泉酸以苦。梁州商徵接。剛勇漂。人聲豁。其泉苦以辛。兖豫宮徵合。平靜有慮。人聲端。其泉甘以苦。雍冀合商羽端。捷烈。聲絕。其泉酸以醎。冀州兖都所在、

疆域尤廣。山東之人性緩尚儒。仗氣任俠。而鄰郡高齊國都。浮巧成俗。山西土瘠。其人勤儉。而河東魏晉以降。文學盛興。閭井之間。習于成法。并州近狄。俗尚武藝。左右山河。古稱重鎮。揚州人性輕揚而尚鬼。好祀。每王綱解紐。江淮濱海。地非形勢。不服先爭。然長淮大江。皆可拒守。閩越遐阻。僻在一隅。難以得撫。兗州地非險固。風雜數國。每戰爭之時。傷夷特甚。宇內平一。又如近古之風焉。青州號稱強國。憑負山海。擅利鹽

鐵。人情變詐。好行機術。益因輕重而爲弊也。徐州鄒魯之境。蔚有儒風。而分裂之代。彭城要害。爲天下所必爭。講誦風微矣。大抵徐兖其俗略同。豫州荆河之間。四方輻輳。故周人善賈趨利而纖嗇。韓國分野亦有險阻。土中風雨所交。可以建都立社。雍州四塞爲固。被山帶河。自秦漢建都五方錯雜。風俗不一。邊地迫近胡戎。多尚武節。荆州風俗略同。揚州雜以蠻夷。率多勁悍。兵强財富。地迫勢危。稱兵扳扈。無代不有。梁州

之民。少愁苦而輕易淫佚。土沃肥無凶歲。四塞險固。王政徽缺。擾亂先起。此九州之大略也。論語摘輔象曰、兗豫屬上台、荊揚屬下級、梁雍屬上中、冀州屬下級、青州屬下上、徐州屬下下、淮南子曰、東南神州曰晨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括州曰肥土。正北濟州曰成土。東北薄州曰隱土。正東揚州曰申土。其言之、荒遠者、鄒衍云、中國于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

國名赤縣赤縣內自有九州禹之敘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州者有九乃謂九州也有裨海環之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是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淮南子以爲九州之大純方千里九州之外乃有八殥八殥之外而有八紘八紘之外乃有八極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八殥八澤之雲雨九州而和中土至佛氏以天下有四大洲而中國特南洲之東一隅引禹貢東漸于

海謂上古聖人已知震旦之介在東偏尚有南西北海耒之及也邇者西洋氏浮海而來已歷八萬里亦分天下為五大洲而中國特一洲之一隅天地至大孰能測其是與非若聲名文物之盛即二氏以為莫中國若也室隅為奧言奧極其涯際也又奧深也瀕內近水者為奧天下之山水無竆而見于禹貢者可數故以九州之山川統言之或曰弱黑河漾江沇淮渭洛也九山岍壺口底柱太行西傾熊耳嶓冢內方岐也

周禮所記九山爲會稽衡山華山沂山岱山岳山醫無閭霍山恒山九川爲江漢滎洛淮泗河泲涇汭漳虖池嘔夷九澤爲具區雲夢圃田孟豬大野弦蒲貕養楊紆昭余祁九浸爲五湖潁湛波溠沂沭盧維渭洛菑時汾潞涞易爾雅十藪有大陸海隅焦護而無弦蒲貕養此山川之見於經者也川言滌除泉源從其所出至其所入皆蕩除之無壅塞也爾雅曰泉一見一否爲瀸井一有水一無水爲瀱汋濫泉正出湧出也

沃泉縣出下出也氿泉穴出仄出也湀闢流川過辨回川瀸反入潬沙出汧出不流歸異出同流肥瀵大出尾下水醮曰厬濘止水也易解曰天地之間水最多然坎爲水而兌出于澤者以坎乃陽水陽主動江河之流是也兌乃陰水陰主靜湖海之滙是也陂繁也因下鍾水以繁利萬物也澤言既陂水定之後作陂以障之使無決溢也禹之導水豈無隄防亦惟其宜耳周太子晉曰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

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于高，歸物于下。疏爲川谷以導其氣，陂唐汙庳以鍾其美。杜預曰，頃戶口日增，而陂堨歲決，良由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絕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故每有雨水，輒復橫流，延及陸田。其舊陂舊堨，皆當脩繕以積水，諸所造立，皆決瀝之。又曰，水去之後，塡淤之田，畝收數鍾，至春大種五穀，五穀必豐，則陂澤爲利亦大矣。禹所治水，惟黑水入南海，餘

皆入東海而言四海者總入于海。自海圜流無不之也。又或以爲會同者、九州同風、萬國共貫、四海之內會同于京師也。周禮職方氏辨九州之國同其貫利、必先辨之於其始乃可同之于其終。禹貢所分九州、别其山川貢賦者所以立其辨也。九州攸同以下又所以同之也。有以辨之則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各得其所而不亂。有以同之則同軌同文同倫各要其所而不見其異此

遵理天下之大要也今按禹之治水不但疏決江河凡天下平土皆制其井畝疏爲溝澮以達于川井田之制即自禹定之也禹之自言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至孔子稱禹惟曰盡力乎溝洫而已天下皆溝洫則天下皆容水之地而天下皆修溝洫則天下皆治水之人小水有所疏分則大水不至溢決而水無不治則田無不墾後世舉古溝洫封畛之法而盡毀之水何得不爲害也哉

六府孔修庶士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水火金木土穀貨財所聚、故稱府、所以孔修者五行一曰水、水治則六府皆治也。然六府亦皆有事焉、如敷土而土可宅可蓺可作。又是脩土也。刊木而木漸包。惟條惟喬。是修木也。土可作蓺而或賦總。或賦銍秸。或賦粟米。是修穀也。苟金不修則荆揚必無三品之貢。若火不修則雍青安得鹽鐵之供。凡此皆孔修者也。屐禽曰、五

行所以生植也。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淮南子曰、以水和土。以土和火。以火化金。以金治木。木復反土。五行相治。所以成器用。夫穀出于土、經不言五行而言六府者、以穀之利甚大且水火不資于作爲金木自產于川澤惟土爰稼穡非力不成故兼言之也。交正庶土以定貢、結九州貢篚之物也、咸則穀土以定賦、結九州九等之田與賦也、愼者視其土所出。不責所有于所無。且惟服食器用也、成賦者以萬民惟正之供

也夫地產美好鮮不爲祟民之所利無幾爾上之所徵無窮至有一食物之微一木石之異致貽禍一方者禹之底愼爲不可及矣若田之肥瘠懸殊有不易之田一易之田再易之田上者或畝值一金而下者草萊汚下募人佃之而不得又有陵谷變遷浸蕩失陷者後世差等無法畨視不勤致下田或徵上稅甚有無田徵稅者則壤之法可不兢兢哉地之肥瘠等級甚多而止定爲上中下三壤者舉其大較也三壤之中

又各有三品復有上下錯而總之爲三壤禹之法亦密矣任土之貢生産有常履畝之收等精既定人識所出吏難爲奸不亦休哉鹽鐵論曰禹治水土定九州四方各以土地所生貢獻足以充宮室供人主之欲膏壤萬里山川之利足以富百姓不待蠻貊之地遠方之物而用足蘇傳曰交通也正平準也庶土不通有無則輕重偏矣故交通而平準之書疏曰交正者水災既除衆土俱得其正謂壞壚還復其性也或曰三

壤乃所以交正也、水土旣平、財賦隨定、易生心于廣大。以三壤爲則。無偏輕重矣。賦止中邦。無勤遠略矣。且賦曰成則一成不變。并無加賦之累矣。此所謂底愼也、不言貢者舉賦可以該貢也、

錫土姓

水土平可以封建諸侯也土以立其國、姓以立其宗、土姓錫而宗國定矣。國立而後民人有所依。宗立而後族姓有所繫。人有所依。斯有以君

之。族有所繫。斯有以宗之。方水土未平、諸侯各有國土。百官亦各有族姓矣。至此而復錫之者。前乎此惟有所不普。故復徧錫之爾。當時堯舜在上。封建非禹所得專。而實禹所經畫。所謂弼成五服也。封建立姓。皆始于黃帝。又曰軒丘命氏。分兄弟之姓。若水降居。始建諸侯之國。自是以官為族。因地為宗。夫上古之民。屯冥顓蒙。猶草木鹿豕然。此其勢不至于狘鬬搏噬不止。則必就其能萃能羣者而君之宗之。成聚成邑。成

都成圻。而封建昉焉。人皇之世。業分天下為九區。軒后之世。選賢與能。分州畫野。並建萬國。俾各有守宇。以為天下治。故封建者法天星土。因地山谿、順人歸往、物土方宜、實制天下之大義也。在易屯之象曰、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比之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不其重歟、黃帝方制萬里為萬國各百里、禹塗山之會亦稱萬國。建國凡五等、而其時海上有十里之國。湯定三等之封。凡三千

國周定五等之封千七百七十三國虞夏之制不可詳考而夏殷之制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間田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一五十里之國六十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頒其餘以祿士爲間田凡九州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由此言之分國更少是附庸小國多于大

國也自封建法壞而井田雖在不得獨存葢封建之君視其田皆世業也其民猶佃戸也郡邑之世制地廣大且人傳舍其官田之授受農之上下安能時察而定之哉史記伏羲制嫁娶正姓氏以重人倫之本而使民不瀆國語曰司商協名姓商金聲清人始生吹律合之定其姓也傳曰保姓受民以守宗祊世不絶祀無國無之白虎通曰姓者生也書云平章百姓所以有百者何以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紀其族人各具

五常而生正聲有五宫商角徵羽轉而相推五五二十五轉生四時異氣殊音悉備故姓有百也觀射父曰民之徹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爲百姓晉司空季子曰同德爲同姓同姓爲兄弟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巳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爲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陳篋隱曰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及氏謚官邑六者而

已今推廣爲十七類一曰以國爲氏五帝之前有國者不稱國以名爲氏所謂無懷氏葛天氏伏羲氏燧人氏者也神農軒轅雖曰炎帝黃帝猶以名爲氏至唐虞夏商周而后以國爲氏諸侯亦然魯衛齊宋之類是也支庶稱氏適他國則稱國如宋公子朝在韓則稱宋朝衛公孫鞅在秦則稱衛鞅二曰以邑爲氏原以同邑而得氏申以楚邑而得氏魯有沂邑因沂大夫相魯而以沂相爲氏周有甘邑因甘平公爲王卿氏

而以甘士爲氏、三曰以鄉爲氏、四曰以亭爲氏、封建五等降國爲邑邑有關內侯、鄉侯、亭侯、關內邑者、溫原蘇毛甘樊祭尹之類是也。封于鄉者以鄉氏。如裴陸龐也。封于亭者以亭氏。如糜采俞豆歐陽也。五曰以地爲氏、居傳巖者爲傳氏、徙稽山者爲稽氏、主東蒙之祀者爲東蒙氏、守橋山之冢者則爲橋氏、耐氏因耐須食于耐門、顏氏因考叔爲顏谷封人、東門襄仲爲東門氏、桐門古司爲桐門氏隱于甫里綺里者爲

甫里氏綺里氏六曰以姓爲氏姓之爲氏與地之爲氏皆因所居而命也得賜者爲姓不得賜者爲地居姚墟者賜以墟居嬴瀆者賜以嬴姬之得賜居于姬水姜之得賜居于姜水七曰以氏爲氏八曰以名爲氏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如鄭穆公之子曰公子騑字子駟其子曰公孫夏其孫則曰駟帶駟乞宋威公之子曰公子目夷字子魚其子曰公孫友其孫曰魚莒魚石魯孝公之

子曰公子展展其子曰公孫夷伯其孫曰展無駭展禽鄭穆公之子曰公子豐其子曰公孫段其孫曰豐卷豐施天子之子亦然王子狐之後爲狐氏王子朝爲朝氏亦公子遂之子曰公孫歸父字子家其後爲子家氏父字爲氏者也季孫鉏字子彌其後爲公鉏氏父名爲氏者也九曰以次爲氏伯仲叔季之類是也十曰以族爲氏族近於次者氏之別也孟氏仲氏別兄弟也丁氏癸氏別先後也祖氏禰氏別上下也第五氏

第八氏以同居別也。孔氏子孔氏旗氏子旗氏

字之別也。軒氏軒轅氏熊氏熊𪏆氏名之別也。

季氏之有季孫氏、仲氏之有仲孫氏、叔氏之有

叔孫氏𡧭康之別也、十一曰以官爲氏太史太

師司馬司空是也。十二曰以爵爲氏皇王公侯

是也。十三曰以謚爲氏莊氏出于楚莊王康氏

出于衛康公、魯僖公宣公之後爲僖氏宣氏文

武哀繆皆是也、十曰以吉德爲氏趙衰人愛之

如冬日、後爲冬日趙氏吉有賢人爲老成子後

爲老成氏、十曰以凶德、爲氏、英布被黥爲黥氏

楊玄感梟首爲梟氏、十六曰以事爲氏夏后氏

遭有窮之難、后緡方娠、逃出自竇、生少康、支孫

以竇爲氏、漢武帝以丞相田千秋乘小車出入

省中、後因以車爲氏、十七曰以技爲氏巫者之

後爲巫氏、以至卜氏匠氏豢龍御龍、干將氏、又

有以爵系爲氏國系爲氏族系爲氏名氏爲氏

國爵爲氏邑系爲氏官名爲氏邑諡爲氏諡氏

爲氏爵諡爲氏大抵皆複姓。而夷狄之氏不與

焉三代之後姓氏混矣夫天子賜姓賜氏諸侯但賜氏不賜姓故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而後世一之誤矣鄭樵曰三代以前姓氏分而為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氏所以別貴賤賤者有名無氏古之諸侯詛辭多曰墜命亡氏踣其國家亡氏與失國同可知其為賤也故姓可呼為氏氏不可呼為姓姓所以別婚姻故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別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三代之後姓氏合而為一

皆所以別婚姻而以地望明貴賤于文女生爲姓故姓之字多從女如姬姜嬴姒嬀姞之類是也所以爲人婦之稱如伯姬季姬孟姜叔姜之類並稱姓也孔穎達曰姓者生也以此爲祖令之相生雖下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屬也與其子孫共相連屬其旁支別屬則各自立氏禮記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是言子孫當共姓也其上文云庶姓別于下而戚單于下是言子孫當別氏也傳

稱家皆爲氏氏族一也別而稱之謂之氏合而言之則曰族記謂之庶姓者以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亦氏族之別名也姓則受之于天子族則稟之于時君賜族者有大功德宜世享祀者方始賜之其士會之孥處秦者爲劉氏伍員之子在齊爲王孫氏外傳稱知果自別其族爲輔氏此類皆身自爲之非復君賜釋例曰子孫繁衍枝布葉分始承其本末取其別故其流至于百姓萬姓未必皆君賜也王鏊曰今人多以

氏爲姓。姓以繫百世之正統。氏以別子孫之旁出。族則氏之所聚而已。葢別姓則爲氏。別氏則爲族。族無不同之氏。氏有不同之族。故八元八愷旣出于高陽氏高辛氏。而謂之十六族。是氏有不同族也。宋氏華氏謂之戴族。向氏謂之桓族。是族無不同氏也。詩曰振振公族。太史公曰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又曰秦之先爲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十四氏。又如周本姬姓。其子孫如魯衛毛邢郜雍曹滕畢原

鄷郇刋晉應韓凡蔣邢茅、各以國氏而皆姬姓也。後之文人、惟昌黎知之、故曰韓、姬姓。又曰與韓同姓爲近。夫先王姓氏爲重。謂姓氏必稱其功德也。後世沿末忘本。後世以降專尚門第。有司選舉。必藉譜籍。尚官之弊。至于尚姓。尚姓之弊。至于尚詐。欲通歷代之譜而別其眞僞。不亦末乎。且自族別而爲姓。姓別而爲望。望別而爲房。故姓多則訛其俗。望多則訛其姓。房多則訛其望。疑鈢相承。豈復可辨。春秋之時。諸侯之國。

凡一百十五可以知其姓與爵者四十有六晉楚之類是也知其姓而不可以知其爵者一十有八焦陽之類是也知其爵而不可以知其姓者一十有七沈之類是也爵與姓皆不可知者三十有二陸渾之類是也即知其姓者亦難盡信如以趙爲芊姓而子長以爲姬姓以邪姓曹國爲重黎之後又以爲吳國之後至以姜氏爲伯夷之後又以爲四岳之後四岳舉伯典三禮豈得合爲一人子長所記本紀世家其苗裔歷

歷可稽、然堯爲舜之從高祖而舜乃妻其女鯀乃舜五世從叔祖與舜同爲堯臣湯與王季同世也湯下傳十六世而爲紂王季傳一世而爲文王二世而爲武王何懸絕至此左氏羸姓爲伯翳之後班固又以爲伯益之後韋昭以伯翳即益也孔頴達復以伯益爲皐陶之子按史記皐陶之後封蓼伯翳之後封秦垂伯益之後不知所封是則伯益伯翳皐陶各爲一族翳與益不得爲一人而益不得爲皐陶子矣今姓氏可

考者共四千六百六十五姓有傳之于古而世派難詳者。如大騩氏之後有隗氏、大隗氏大嵬氏、鬼騩氏之後有嵬氏、饒氏、撓氏、刹氏、鬼騩氏、𠓗傀氏之後有𠓗氏、傀氏、渾沌氏之後有渾氏、沌氏、屯氏、吉夷氏之後有吉氏、史倉氏之後有倉氏、史氏、矦氏、矦岡氏、夷門氏、倉頡氏、柏皇氏之後有柏氏、柏常氏、常氏、柏矦氏、白矦氏、中黃氏之後有栗氏、陸氏、昆連氏之後有蠻氏、驪氏、赫胥氏之後有赫氏、赫胥氏、葛天氏之後有葛

氏、樵氏、尊盧氏之後有尊氏、尊盧氏、鏄氏、祝融氏之後有祝氏、融氏、祝宗氏、祝和氏、祝融氏、昊英氏之後有昊氏、有巢氏之後有巢氏、朱襄氏之後有朱襄氏、陰康氏之後有陰氏、零氏、無懷氏之後有懷氏、無懷氏、此咸在上古之世。無得而稽也。有流傳于後而誕妄難信者。如以雙姓爲出蒙雙、奇姓爲出伯奇、愚出愚公、度出度支、宗出冠軍、皇出三皇、春則自于春申、有則自于有巢、居本于先且居、西本于西門豹、芻因于牛

哀之食㒼、茲因于才子之宣茲、審出于面勢之審曲、又如童出于老童、洪出于共工、箕出于商紂伊縣、唐堯、昌縣、昌意、累出嫘祖、聃出聃季載而畀本于畀耳之國、皆近謬妄、夫山名非必從山。鳥名非必從鳥。國邑之名。古之從邑者甚少。郗郲郎鄗之類。豈皆因失國而去邑耶。至言張本張宿、柳因柳宿、益無所據矣、且盧雷陳甄、既云聲轉。仇求棗棘則謂仇改。并其字訛之矣。東方生曰東來爲棗。而棗陽本棘陽也。是棘祇棘

據之攺爲衆非避仇也。世之避翼祖諱者。析其字爲文苟二字而不知翼祖之諱。不從文。不從苟也。昔魯之公索氏將祭而忘其姓。人以是卜其必亡。而隨之文帝惡隨之從走。乃省以爲隋不知隋自音妥。尸祭鬼神之物。殺裂落肉之名也。卒之國以隋裂而終矣。姓氏之來可不重歟。

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此禹經理之本也、無此以爲之本、雖胼手胝足、勞其身以爲天下、能使人之丕應徯志也哉、夫

禹之治水、與徒衆。毀山陵。墮地脈。苟非以至誠感人。天下之怨咨無窮矣。且穿幽入深。不逢不若。非德感人神。何以臻茲。劉子曰美哉禹明德遠矣展禽曰禹能以德修鯀之功、祗德實治水之要道也

五百里甸服五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旣言九州同風、法壤成賦、而四海之內、路有遠近、更叙弼成五服之事、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

服日月躔次千里故以千里象之何乘也周制六十四井為甸甸方八里居一城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為賦法總者總下銍秸禾穗與藁總皆送之周禮掌客待諸侯之禮有芻有禾此總是也或曰禾藁曰總入之供飼國馬銍護禾短鎌也詩云奄觀銍刈以銍貢者謂半藁也去皮曰秸郊特牲曰莞簟之安而藁秸之設謂之服者三百里内去王城近既納總秸銍而又服輸將之事也總納繁重故惟百里之内納

之。若二百里則去總而納銍。三百里去藁麤皮。四百里則簡銍而納粟。五百里又遠則去殼而納米。近者重而遠者輕。重者麤而輕者精。賦皆什一。力則以遠近輕重耳。甸服最近、故每百里即爲一節、侯服稍遠、近者供役、故二百里內各爲一節、三百里外共爲一節、綏要荒去京師益遠、每服分而爲二、治近者詳而治遠者略也。古者天子中千里而爲都。公侯中百里而爲都。天子之都東西南北所貢入者不過五百里。諸侯之

都所貢入不過五十里所以挽輸不勞也禹之甸法通于天下詩奕奕梁山維禹甸之王畿獨以甸名者農事國之本也京師聲名文物之所萃四方百貨之所聚其民易以棄本逐末制名甸服示天下以務本重農也帝王建都必擇衣食之地而謂之京師京大師衆也言天子之居既衆且大非衣食之豐不可以爲國故冀州不言貢而專以總銍秸粟米爲賦冀州供爨絲豫州貢絺紵則衣服資焉若夫大賂南金犀革象

齒珠貝之類皆遠于畿甸而或貢于要荒之服焉苟帝王以為貢篚之要國家所急則堯舜之都遷于荆梁久矣其肯以冀為都區區禦大河之患圖一日之安耶及周之衰荆揚陷于吳楚貢金不入而天王求之于魯盖以魯通于吳也是豈聖人制貢之初意哉且甸服之民力穡則京坻之積不抑給外藩亦足以壯根本而消窺伺防漸之意微矣自漢都關中轉漕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其後漕穀至四百

萬斛用卒六萬人所在騷動唐全倚辦江淮然太宗以前運粟關中不過二十萬石玄宗時韋堅漕粟四百萬石大盜繼起而漕事亦壞宋初運江淮米數十萬石以給兵食寖假而汴河歲漕至六百萬石元人爲歲漕不至乃議京東海田城門一閉無所得食多抱珠玉而死皆以不講甸服之義而集游惰于京師虛口坐食以致王畿之重全倚漕運爲咽喉一日食梗其斃可立而待國朝定鼎燕薊即古冀州之墟先年有

議興西北水利者、卒格不行、而歲漕東南粟四百萬石以爲常、然西山一帶多有水田遺址。而天津涿鹿邇來增墾彌望禾黍。未嘗無利也。似宜專制勸農之官。開渠履畝以廣積貯。可以省飛輓之勞。可以限戎馬之足。不至根本空虛。全仰外運。所裨豈淺鮮哉。蘇秦說燕亦云粟支二年、且謂民雖不田作。而棗栗之實足食于民。今京師實古燕地。而樹蓺鹵莽。緩急無備。豈足歎也。至何服之名、亦古今不同、唐虞稱服。殷周稱

畿。或曰國畿。或曰王畿。周公因禹所弼、除畿內、更制天下爲九服、千里之內、謂之王畿。王畿之外爲侯服。侯服之外爲甸服。其法因井內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十成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

天地無逢其災害又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衛侯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大抵名有不同而天子止自食其畿內千里之外止貢土物三代以上所同也丘氏濬曰虞夏之世天子之田上所謂五百里四方相距各千里也其所以以食人禁以飼馬無非以爲國用然因地遠近各有遠近之等精粗之異非若後世之無別焉

又曰漢唐都長安宋都汴梁皆去邊遠我　朝都燕則自以都城爲北邊捍蔽北最近而東次之。西又次之。南爲最遠焉。當效漢唐故事。立爲輔郡。以宣府爲北輔、因其舊而加以番守之事、俾守國之北門、其東也以永平爲輔、以守松亭一帶關隘、及阨遼左要害、其西也以易州爲輔、以守紫荆一帶關隘、其南則以臨清爲輔、坐鎮漕河、而總扼河南山東之衝、又自此而南屯兵于徐州、以通兩京之咽喉、每處屯重兵一二萬、

量緩急以多寡其數、罷兩直隷河南山東上京操備班軍。因地屯守。以爲京師屏蔽。遇有事調發。則國家省轉輸之勞。邊方足備禦之具矣。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此五百里始有諸侯。故曰侯服。又曰斥侯而服事也。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采蓋食邑也。人君賜臣以邑采取賦稅。謂之采地。何休曰、謂不得有其土地人民。采之取其租稅耳。又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爾雅曰采寮官也。周官任土之

法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家邑大夫之采地即家削之賦也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邦都之賦也張氏載曰采地所得亦什一之法其餘歸諸天子所謂貢也諸侯卿大夫采地必有貢貢者必于時享天子皆廟受之所謂幣餘之賦也呂祖謙曰周禮一曰牧以地得民是畿外諸侯世爵者也二曰長以貴得民畿內諸侯世世受采地者也男任也任王者事侯者

侯也侯逆順也言男則子在其閒言侯則公伯在其閒男邦小國自三百里以外皆諸侯大國也小國在內依天子而國大國在外以禦侮也古者建國率小大相繼其邊國皆大國也寰內則以家邑小都大都爲中外之差寰外則以諸男諸子諸伯諸侯諸公爲中外之差諸侯封不過百里象雷霆百里所潤雨同也雷者陰中之陽也諸侯比王者爲陰南面賞罰爲陽法雷也七十里五十里差功德也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敎二百里奮武衛

綏、安也、內安中國、外安邊疆也。王者之施政敎、總期乎安靖、文武並用、一張一弛、安民之務也、或曰安服王者之政。不俟要束而自服也。揆度王者之政敎而行之、恐牽于文法、有所窒塞。故文敎必揆也。武以衛言、保護而已、治世武事易弛。故奮以修之。內三百里非廢武衛。而文其所重。外三百里非無文敎。而武其所急。自綏服而內爲華夏之地。外爲夷狄之區。綏服介華夷之

中。文治內。武治外。辨之于微。防之于豫也。漢魏使外夷入居中國障塞之地。至西晉有劉石之禍。石晉以盧龍賂契丹。至重貴有耶律之難。綏服嚴華夷之辨。萬世不易之法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要、要徼也、邊徼也。或曰要結好信而服從之。要束以文教也。又如裘之有要。所以綱統四裔夷者易也。無中國禮法也。蔡、法也。故有罪曰蔡。法三百里而差。或曰蔡之言殺。減殺其賦。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要服可以要結爲戎索也荒則荒忽無常不可以人情測矣夷猶易也蠻則慢也甚于夷矣流則遠放之罪重于蔡也或曰蠻之言緡也以緡求物之名流如水流其俗流移無常故教隨其俗也又流行無城郭常居也夫流與蔡並在蠻夷之外則帝王之擯小人嚴于防夷狄矣苟徒驅之出境使雜居狄戎中猶懼其相誘爲非故更驅而外之也五服之説不一鄭玄以爲五百

朝。是則侯衛以降。聖人雖制之服。而不必其來。若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其邦國都鄙。必兼夷衛之初封人民氏族土田分器。至詳至悉。未有一言及附庸者。然又有一說焉、冀禹之所都。冀之北境。自雲中九原二千五百里、且至于沙漠不毛之地。周之東遷洛陽爲土中。曹去王城八百里。猶在甸服。鄭在河南密縣百七十里。已爲男服。蔡曹順流極便。而鄭則成皋虎牢之險。夫豈五服非若畫棋局然。以定遠邇也。是故幽州

者也。周之王畿與禹甸服同。不言五百里而兼言千里。是計其兩面之相距也。禹五服總二千五百里。兩面相距凡五千里。周九服通爲二千二百五十里。兩面相距爲四千五百里。并王畿千里。其增于禹者。五百里之蕃服耳。然周之蕃服雖不列于禹貢九州之外。而禹貢九州之外。咸建五長。東漸西被。即成周蕃服之域。是周之蕃服。其名雖增于禹。而其地未嘗增也。周禮雖稱九服。周官止曰六服羣辟。又曰六年五服一

里制定于堯乃禹弼之每服之間更增五百里面別至于五千里相距爲方萬里夫禹之功在平治山川不在拓境廣土玄之說難可據信也但周禮王畿之外有侯甸男采衛要夷鎮蕃九服服別五百里是爲方萬里漢土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其所言山川不出禹貢之域而里數何以頓異易氏曰禹之五服計其一面之數周之九服計其兩面之數禹之甸服千里而止言五百里是計其一面

迺于碣石。而共工流。蒼梧遠于衡山。而虞舜狩。章俊昌曰、先儒謂禹服據虛空鳥路、方直而計之、漢里謂著地人跡、屈曲而量之、此殆不然、古者百里當漢一百二十一里。禹貢五千即漢之六千也。況五服萬里當以東西四正爲據堯都平陽正東至東萊之海二千八百里正西至張掖之流沙三千三百里。是僅可以滿五服之制也。兩漢九千里則以遼東之海與燉煌之流沙而言一在東北隅一在西南隅非其正也。夫正

方一尺者。褒之而度其兩隅。則爲尺有四寸。而贏。則五服之制。舉其隅而度之。宜其九千里也。漢制南北萬五千里者舉朔方日南而言。而禹貢所届正南及衡山之陽。而日南又在衡山之南八千餘里。非禹迹所及也。平陽之北。不盈千里。已爲戎狄。是五服之制惟東西南三方爲然。北方僅濟二服而已。尚何鳥道之云乎。九州四正雖近。四隅實遥。五服之制。乃舉其近蓋不欲以一時廣大之名。啓後世無厭之禍也。羅泌曰

禹貢四正疆理東至瑯琊之海西積石之河五千里而縮南至衡山北泊單于府五千里而羸使皆封建百里之國惟堪二千五百總并遼東渤海長城外盡契丹高句驪積石塞黑水蘇鞨流沙之地亦不能五千國況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烏有所謂萬區百里國哉呂覽言神農封建彌近彌大彌遠彌小以大運小使臂使指之道也孟子曰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古之天下方三千里止矣五千里者古今盛衰山川萊藪

之遥數也周世九服號七千里而職方藩畿為方萬里斯亦末記之數王畿所止亦曷嘗千里哉周之西都今之關東而東都則洛陽也二都地踞南山之陰北山之陽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補猶不能以千里王畿四方相距為二方千里遠郊近郊甸地稍地小都大都率相距為百里豈能容哉固知畿服諸說上世必有陰補相乘之道為疆理之定制者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

錫玄圭告厥成功

此推聖化所及也、中國之地、南北比東西爲遠。故禹貢言聖人聲教之所及、于東曰漸、于西曰被、皆指其地言。而于南北則止曰暨。見聖人嚮明之治。自北而南。日拓而遠。不可限量也。東漸于海。海之地盡矣。西被于流沙。流沙之外猶有地焉。漸如水之漸積底于海者也。被如天無不覆、天所覆被、聖化皆可至也、其所以漸被暨及者、風聞之聲。神化之教。使之聞而振動。未嘗體

國經野。以内治治之也。蓋天地間華夷有限、華處乎内。夷處乎外。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禹跡所及、惟有東海、而言四海者猶言四方也。海、晦也。永承穢濁。其水黑如晦也。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蓋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地在其中。蓋無幾也。夷狄戎蠻形類不同、總謂之四海。言皆近于海也。四海之外、復有海云、湯問于夏革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湯曰汝奚以寔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

是也。問營之東、亦猶營也。西行至豳、人民猶是也。問豳之西、復猶豳也。是以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列子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夫九州惟揚徐青冀濱海、而皆在東偏。西被流沙、而不見西海。北嘗至碣石、而北海之名不著于經。且非正北也。廣南為南海、而禹服南越、尚有徼外。漢武帝事遠、西北二海、遂有身歷之者、條支之西有海焉。後漢班超又嘗遣甘英輩親其地、至于

西海之西。又有大秦焉。若北海則又甚遠。霍去病封狼居胥山。其山實臨瀚海者北海也。蘇武郭吉皆為何奴所幽寘諸北海之上。而唐史載突厥部北海之北。更有所謂骨利幹之國。在海北岸。然虜地所稱海者未必眞海。凡青海西海蒲類海之屬。皆衆水鍾為大澤。如洞庭彭蠡之類。借海名之。蓋塞外有水即名為海。猶河北得水即名為河也。洪邁曰海一而已。地之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所謂東北南三海其實一也。北至

于青滄則曰北海南至于交廣則云南海東漸吳越則云東海無繇有所謂西海者詩書禮經所載四海蓋引類而言之漢西域傳所云蒲昌亦灣居一澤爾非英所臨大海蓋即南海之西云吳徵曰海之環于東南西北相通也而西海北海人所不見何也西北地高或踞高視下則見極深之壑如井沉沉然者蓋海云東南地卑海水旁溢不啻萬有餘里中國之地廣輪萬三千里耳而東連海岸以勾股稽之水之所浸倍

于中國之地者、二十而羨。其間洲島國土、不可勝窮。若三神山者不知其幾也。丘氏濬以爲國家祀東海于登州、祀南海于廣州、二祀皆臨海而祭、西海則望祀于蒲州、北海則望祀于懷慶、今日建都于燕、往南而祭。豈天子宅中之義哉。古謂青州爲北海郡、去登不遠、猶以是名、今京師東北乃古碣石淪海之處、于此立祠、就海而祭爲宜。若中國之正西在于秦隴。西南則蜀。稍南則滇也。滇之極西。百夷之外。聞有大海。通

西南島夷。此地在前代未入中國。今既爲羈縻之地則王化之所及也。宜于雲南望祀之。李贄則以爲中國惟正東有海、四川天下之正西。山西其正北。雲南天下之西南。陝西其西北。皆不見有海也。廣東即南越地、可以爲正南之海矣。然閩廣接壤亦僅可謂之東南海耳。故西北南正面皆無海也。且天下之水皆從西出、陝西四川雲南之水皆東流注于東海。則三省皆去海甚遠可知也。三省之外。其地更高可知也。不然

何以不川流而西注彼西海。而乃迢遰逶迤。必向東南耶。然則雲南只可謂之東南。而不得謂之西南矣。故據今人所歷地勢論之、尚少正南與西南。正西與西北。正北與東北諸處。以不見有海。故卜之也。總之大地無窮、孰能測其所極、而海環地外、更爲茫茫、近者西洋浮海至者、謂地與海本圓形。而同爲一球。居天球之中。如鷄子然。黃在青內。天分三百六十度。地亦同之。每度廣二百里。南至北。東至西。各七萬二千里。地

厚二萬二千九百餘八里。上下四旁皆生齒所

居。凡足所竚。即爲下。首所向即上矣。且自述其

由大西浮海入中國。轉南過大浪山。已見南極

高三十六度。則大浪山與中國相對待可知。其

言甚閎肆、今止以歷代封域之可紀者言之、漢

擴郡胡越。南置交阯。北置朔方。道里甚廣。唐東

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萬六千九百一

十八里。東至安東。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單

于都護。南北如前漢之盛。東不盡玄菟樂浪。西

則過之。宋東西六千四百八十里。南北萬有一千六百二十里。東南皆至于海。西盡巴僰。北際中山。而盧龍山前後十六州爲契丹所有。夏人割有靈夏。古雍冀西偏沒焉。于禹迹亦大屈矣。元南北混一號踰于古。然羶吾中土。不足道。明與縱一萬九百里。衡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東盡遼左。西至嘉峪。南迄于海。北抵沙漠。遠過于宋。而方之于漢。北不盡朔方。東不盡玄菟樂浪。南不盡南交。惟開滇南爲益拓云天限華夷

大漠限北狄。流沙限西戎。滄海限東夷。谿嶺限南蠻。若有意焉。而自秦以上西北衰。東南盛。自秦以下。東南展。西北縮。亦古今之大運也。賈捐之曰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强治。斯帝王之道與。玄、水色、水土既平、禹以玄圭爲贄。而告成功于舜也、今越州禹廟元圭匱藏之、色黑如磬。徑五尺厚寸餘、圭古作珪瑞玉也、上圓下方。以象天地。以封諸侯。尚書旋璣鈐曰禹開龍門、導積石、出玄圭、刻曰延喜玉受德天錫

佩、益古者以德佩。禹有治水功。故天佩以玄玉。遁甲開山圖曰、禹至會稽得赤珪如日。碧珪如月。以自照達幽冥。禮緯稽命徵云天命以黑。故夏有玄圭。天命以赤。故周有赤雀銜書。天命以白。故殷有白狼銜鉤。論衡云、禹母吞薏苡、將生、得玄圭多傳會云、蘇傳云以五德王天下所從來尚矣。黃帝以土故曰黃。炎帝以火。故曰炎。禹以治水得天下。故從水而尚黑。殷人始以兵王、故從金而尚白。周人有流火之祥。故從火而尚

赤。湯用玄牡。蓋初克夏。因其舊也。詩曰有客有
客、亦白其馬。是殷尚白也。帝錫禹以玄珪爲木
德之瑞。是夏尚黑也。此五德所尚。見于經者也。
羅泌曰黃帝之世、天先見大螻大螾、黃帝曰土
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兩金櫟陽。禹曰金
氣勝。故其事用金。然其受命荷帝玄玉。故其色
尚黑。下至湯代金、兩先生于水。湯曰金水勝。故
其色尚白。其事則水。及夫武王火烏流社、武王
曰火氣勝。然其衰在木。火生于木。故其色尚赤。

其事則木。許氏曰禹貢專爲紀水之成功、而併及貢賦之數、故九州紀水道土色田賦之等貢物貢道爲詳、餘皆或見或不見、古史言簡而意密、則又有言外之意、惟兾梁雍言山獨詳、諸州不言者。天下之勢西北高而多山故也。徐雖言山。乃蒙羽之小者。又止言蓺。則不專主于導山。兾青梁不言澤者。兾梁多山而地峻。青邊海而水易洩。故三州無澤也。雍雖多山而豬野在其西北之偏。黃河之外。地形稍下。故有之也。揚荆

豫梁不言原隰者。諸州有大澤者無原隰。有原隰者無澤。揚州彭蠡太湖其浸甚大。荆州雲夢淵數百里。豫之滎波菏澤孟豬皆巨浸。則原隰之地固少矣。兗徐雍二者皆有者。兗止言宜桑之土耳。而雍州豬野在河外。原隰在河內。相去甚遠。惟徐之東原不同。東原地甚卑。常有水患。雖曰原。其實下隰。謂居泲之東而稍高爾。梁州二者皆無者。爲多山而下不足豬水。且無曠平之地也。梁雍無篚者。多山之地。雅出獸皮。而所

織爲罽不假于雔也兖荆豫不言夷者凡地接于山海邊陲之地則有夷豫居天下之中荆雖居于南而禹貢之地不踰嶺兖雖在東北而其東南則接青徐西北背冀境故三州無夷也兖徐揚獨言草木者三州在東方皆河淮江之下流被水特甚草木不生今水旣渡而生草木故特書此以表地平也至于冀州不言境域及貢篚則傳已言之矣　金氏曰天地常形固相爲何連貫通然其條理亦各有脉絡若以脉絡之

可見者言之崑崙四垂而爲瀕天下諸山皆起于崑崙而崑崙無定名地之最高山之所聚江河諸原之所出即崑崙爾崑崙之上綿亘糾繆句連盤錯其南爲岷山而岷山最大其北爲積石諸峰其東爲西傾朱圉鳥鼠諸峰其西北諸山尤爲綿亘紛錯河之所以北弱水之所以西黑水之所以南皆是也惟江淮河漢行乎中國自崑崙而東北言之則自積石而北爲星水星海青海以至浩亹皆河原也入匈奴以東爲陰

山又東南自代北雲朔而南、趨爲北岳。以至太行爲北之脊、壺口雷首太岳析城王屋皆其羣峯。河之折而南、汾晉諸水之所以西入河。涿易滹沱恒衞之所以東入海也。分而東趨者行幽燕之北、爲五關之險、以至營平而爲碣石、此北絡也。自崑崙以東言之、則東爲西傾而洮水出其北入河。桓水出其南入江、又東爲朱圉鳥鼠諸隴則爲渭之源。自渭源以北。即夾河源而北以東。若岍岐若荊山諸峯。涇水漆沮諸源也。自

渭以南即西傾而下諸峰亘爲終南。岐爲泰華。東北爲殽陝。東南爲熊耳外方伊洛之源。又南爲桐栢淮源以達于淮西諸山。此中絡也。又自西傾朱圉而南分爲嶓冢漢源。夾漢而趨者北則終南華熊諸隴。南則蜀東諸峰。說者謂蜀東諸山皆嶓冢。正謂其岡岫綿亘爾。又東則爲荊山內方。此中絡之次也。自崑崙之東南言之。是爲岷山、江源夾江而東者。北支則西傾以南嶓冢以西之脉爲桓水。西漢水。嘉陵江諸源。其南

支即南趨爲蒙蔡諸山青衣大渡馬湖江諸源又東包涪黔一盤而北爲三峽其東出者包絡九江之源中盤中爲衡山其再盤而北爲廬阜其嶺之東出者又爲袁吉章貢盱信諸山之源至分水魚梁嶺三盤而北過趨新安峙天目盡界閩凡再盤之間其水聚爲洞庭三盤之間其水聚爲彭蠡三盤以東則南爲閩浙北爲震澤此南絡也惟泰山則特起東方橫亘左右以障中州此所以爲異歟大抵水者山之液故山盤

而水之源出焉。此所以聚而爲川流之盛。地道以句連爲固。故山東而水之流壅焉。此所以資于疏闢之功。此其大約也。